

博施博物馆联合28名文化界人士历时2年

# 《沧州老城关图》(第一版)绘制完成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4月14日下午,“城迹:老地图中的沧州城”研讨会在博施博物馆举办。由博施博物馆联合28名文化爱好者历时2年精心绘制的《沧州老城关图》(第一版)面世。

这幅地图长85厘米,宽57厘米,以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版《沧县志》中的地图为蓝本,详细标注了1933年沧州城关的风貌,展现了当时的沧州老城、城坊区划、主要街道、主要建筑以及运河码头、渡口、寺庙、老字号、名人故居等,还原了沧州古城旧貌,是一幅集资料性、文献性、人文性及文创性于一体的新版《沧州老城关图》。地图整体风格古朴沧桑,信息含量很大,仔细研读,人们可以从中了解沧州的历史文化、前世今生。

“这张地图的信息量大、学术性强。”沧州地域文化学者孙建看过地图后表示,这是一张集地理文化、人文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于一体的新版《沧州老城关图》,是研究沧州城市历史变迁、宣传运河文化的一份重要资料。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

是文创产品,在文旅方面能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沧州人看了会有亲切感,外地游客看了,也会对这座城市产生浓厚的兴趣。

“我家住在顺城街,这条街在地图上标的是城隍庙街。街西头就是小南门,这里标的是迎熏门。文庙、包公祠、城隍庙、罗祖庙……都是我玩儿过或者听老人们说过的地方,这张图标得真是又细又全!”“老沧州”张耀华拿到地图后,就迫不及待地到地图上查找自己曾经住过的老屋、上过的学校、工作过的地方,语气中满是欣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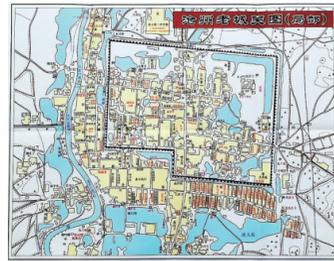
2023年3月24日,有关“老地图”的第一次研讨会在博施博物馆召开。水利工程师寇金星、建筑工人马振江等人带来了4幅不同版本的手绘沧州“老地图”。研讨会最后决定,以民国二十二年版《沧县志》中的地图为蓝本,参考其他手绘地图,制作一张能反映老沧州城区风貌的地图。

民国二十二年版《沧县志》中的地图绘制比较简单,很多地方没有标注。为了能真实还原沧州古

城风貌,大家查阅相关书籍,围绕城区实地探访老住户,了解到更多一手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热心人士加入进来,85岁高龄的戴树德就是其中之一。他带领地图编绘团队走访老街古巷,了解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寇金星带领地图编绘团队历时2年,几易其稿,最终完成。

地图策划人、文化学者冯彦宁说,一座有历史的城市,不仅有现存的地面人文建筑,还应该有一张老地图。因为它不仅是一张地理方位的图纸,还是城市历史的坐标。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深厚的文化以及温暖的乡情。人们看到这张图后,就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今天日新月异的沧州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层上的。

地图的另一策划人、博施博物馆馆长于龙华表示,尽管绘图团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地图中也难免会有差错。为此,他们设立了老城关图信息纠错邮箱:260728585@qq.com,欢迎大家纠错,纠错成功有奖。



▲《沧州老城关图》第一版面世。

▲《沧州老城关图》局部。

摄影/王少华



扫码看视频

## 武韵沧州 寻脉武术文化 擦亮武乡名片

### 武脉绵延 武状元层出背后的文化基因

沧州博物馆内的“武术之乡——沧州武术文化展馆”陈列着沧州8位武状元的生平简介:康熙四十八年的田峻、雍正元年的李球、乾隆二年的哈攀龙、乾隆十七年的哈廷梁、乾隆三十年的白成龙、嘉庆十年的张联元、道光十八年的郝光甲、道光二十一年的徐德麟。他们犹如八颗璀璨明星,照亮了清代武科取仕的历史天空。

“古代的武举制度始于武则天。南宋后,武举制度逐渐系统化、制度化。清代采取文武并重的选任方法,武科考试达到鼎盛。”博物馆讲解员介绍,清朝武科考试分内外场。外场先考马射,合格者进入第二场,即步射、硬弓、舞刀等。外场合格者才有资格进入内场考试。考试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4个等级。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贡生;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一甲前三名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武进士出身。清代共有武状元109人,出自沧州的武状元多达8名。

“明清时期,全国各地习武成风,拳社林立,高手云集。与考取文士不同,考取武进士需要文武兼备,既要通过武艺比试,一路大浪淘沙,优胜劣汰,又要考核《武经七书》乃至策论。殿试环节更可谓‘巅峰对决’,没有真功夫,是很难考中武进士的。”讲解员说。

我市武术文化学者刘永福说,沧州能在清代涌现出这么多的武状元,既受益于武科取仕的政策激励,又得益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利益驱动,还与沧州浓厚持久的尚武之风密切相关。清代康熙之后,诸多武术拳种器械不断向沧州汇聚,沧州成为中华武术的重要发源地、拳种富集地和典范传承地。除了武状元,仅清代,沧州就涌现出千余名武进士、武举人,武秀才更是不可计数。沧州“武状元现象”的出现,根植于区域性厚重武术文化积淀。

### 边关铁血 金戈铁马驰骋沙场守边疆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25岁的河间青年田峻以“弓马娴熟,韬略精通”高中武状元。这位后来官至广西提督的猛将,人生最辉煌的篇章写在了祖国的西北、西南边陲。在屯兵哈密期间,他首创哈密屯田制度,既抵御了进犯的强盗,又发展了当地农业生产,维护了边疆的稳定。康熙末年,他两次率兵赴新疆平叛,粉碎了沙俄分裂新疆的图谋。

雍正即位不久,悍匪侵犯吐鲁番地区。田峻与另一大将会同剿匪。在协同作战的大将受伤、军心不稳的情况下,田峻身先士卒,率军冲入敌营,将悍匪首领斩于马下,令匪众望风而逃。

从凉州总兵到广西提督,田峻的足迹跨越中国大西北、大西南,最后因积劳成疾,死在了胜利班师回朝的路上。

乾隆年间,沧州出了3位武状元。其中,哈攀龙与哈廷梁都出自沧州哈氏,是堂兄弟。哈攀龙的长子哈国兴也是武进士。这个家族既有“一门三进士,兄弟两状元”的武科荣耀,更有哈攀龙、哈廷梁“龙兄凤弟”的美好传说。在乾隆一朝,沧州哈氏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屡屡战功。1748年,哈攀龙戴孝出征,平定金川战乱;1753年,哈攀龙上奏皇帝提出整饬军纪六项内容,获乾隆嘉勉。哈氏一族,武科连绵,被乾隆皇帝赞誉“哈其大族,每出将种”。

哈攀龙后来官至云贵提督,署理云贵总督事务;哈廷梁官至参将、副将。哈攀龙为官清廉,持家勤俭。更令人称道的是哈攀龙的家风传承。他曾立下家训“公益之业,匹夫有责;后世子孙,要靠自己”。哈攀龙的长子哈国兴、次子哈文虎都立下军功,战死沙场,实现了以身报国的夙愿;次子哈国泰、次孙哈文彪在军中效力,战功赫赫,青史留名。一家人真正践行了“武德传家”的祖训,书写了“满门忠烈”的传奇。



## 沧州武状元群像 铁马金戈铸就武术传奇

本报记者 杨金丽

中国古代科举制,包括发源于隋代的文科考举制和滥觞于唐代的武科考举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重要的文、武人才考试选拔制度。在绵延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上,素有“北沧州,南苏州”之说:苏州以文状元闻名,沧州则以武状元为傲。沧州不仅以“武术之乡”闻名遐迩,更在清代武科考场上创下纪录——康熙至道光年间,沧州共走出8位武状元,数量位居全国地级市之首。献县则以4位武状元独占全国各县“鳌头”。沧州,是当之无愧的“武状元之乡”。

从西北平叛到西南戍边,从建功立业到抱憾而终,这些武状元的人生轨迹交织成一部铁血与荣耀、悲壮与传奇的史诗。4月11日,记者来到沧州博物馆,透过8位武状元的故事,探访尚武沧州的历史文化密码。



扫码看视频



大运河盘古王拳博物馆内珍藏着“武状元”匾额。武术名师刘连俊给孩子们讲解沧州武术文化,激励他们学武报国。 魏志广 摄

### 命运浮沉 武状元群体历史记载缺失

并非所有的武状元都能善始善终。河间白成龙高中武状元后屡立战功,却因卷入嘉湖卫守备自缢案而蒙冤下狱,最终惨死。冤案也因此变成悬案。任丘郝光甲的经历更具悲剧色彩。这位道光年间的武状元生不逢时,在历年征战中,一次次立功,又一次次因为贻误军机等原因而屡遭贬黜,最终在与太平天国后期名将、“忠王”李秀成的遭遇中不幸殒命。

沧县徐德麟的选择则显出世外高人的智慧。他看透官场险恶后解甲归田,过着布衣斗笠的隐士生活。晚年,南皮一带盗匪猖獗,县令倡导创办团练。徐德麟组织乡勇抵御匪患,抓捕盗贼,保境安民,深受百姓爱戴。

刘永福介绍,在历代王朝中,满清以“马背上的民族”自诩,清朝皇帝对武举选仕尤为看重。文状元一般授从六品翰林院修撰,武状元授正三品参将或御前一等侍卫。但是,武状元看似品级更高,实则晋升空间狭窄。清代,像田峻和哈攀龙这样官至提督(从一品)的武状元,凤毛麟角。重文轻武的社会现实,让武状元在朝堂和历史上的地位颇为尴尬。

更令人唏嘘的是,武状元历史记载的缺失。除田峻、哈攀龙等少数人外,多数武状元生平仅存只言片语。文状元多有诗集、文集传世,而武状元的事迹能被地方志记载的少之又少,有的只是以传说的形式流传在民间。比如任丘郝光甲的传说,现为任丘市级非遗,各种故事杂糅在一起,真假难辨。他们的人生轨迹、征战历程,大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 武状元精神 续写沧州武术的不朽传奇

民国十八年(1929年),沧州走出“民国第一武状元”曹宴海。这位精通劈挂拳的猛将杭州国术游艺会上力挫群雄。他的故事成为武状元历史上最后的绝响。

在人们的口口相传和史料记载中,享名于世的沧州武术名家更多是江湖英雄。打败外国大力士的丁发祥、参与戊戌变法的“大刀王五”王正谊、“大侠”霍元甲、“双刀”李凤岗、“神枪”李书文、“千斤王”王子平、“一代霸王”佟忠义等,人们都耳熟能详。而以武状元为代表的武进士、武举人、武秀才群体却鲜少提及。实际上,这个群体人数庞大,颇多作为,与身在民间的武术名家构成了沧州武术的一体两面,让沧州武术文化更为瑰丽丰满。

“沧州武术既有处江湖之远的侠客豪杰,也有居庙堂之高的武官名将。这些武官名将以身许国,驰骋疆场,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值得好好搜集整理,以丰富沧州武术文化的内涵。”刘永福说。

记者试图联系采访8位武状元的后人,未能如愿,却意外采访到了8位武进士的金氏后人金永升。金永升说,他们家从清初定居沧州,家中曾出过1名武探花、8名武进士、30名武举人、52名武庠生,此外,还出过2名文举人。“先祖中有讨伐三藩之乱的金三桂,辅佐林则徐抗击英国侵略者的金国梁,辅佐葛云飞抗击英法联军的金大勇、金殿甲、金德成、金宝书等。抗日战争时期,家族涌现出抗日少将金辉、冀中八路军120师某团副团长金格廉以及解放军少将金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斗英雄金振山等。”金永升说,家族武脉绵延至今,他小时候习过武,家中子弟到现在仍有尚武之风。

沧州现有武术门派53个,习武人数超百万。“晨练刀剑影,夜闻棍棒声”成为狮城街头别具一格的风光。站在大运河畔,望着一位位习武少年,恍惚间似乎看见田峻策马西去的烟尘,听见哈攀龙操练士卒的号令。在青县大运河盘古王拳博物馆内,“武状元”“榜眼”“探花及第”的匾额高悬。它们斑斑驳驳,满是岁月的痕迹。青县盘古文武学校校长刘连俊常常带着孩子们来此感受沧州武术文化。虽然并不太清楚武状元们的故事,但武状元精神却鼓舞着习武少年,让他们不断向更高更强的目标奋进。

多年来,沧州武术人才频出,在各大赛事上屡屡获奖。崔文娟、阚文聪等更是获得武术比赛的“大满贯”,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

武状元精神从未消失。它化作了普通人的尚武崇德、侠义担当,至今仍在续写着沧州武术的不朽传奇。